

秋

燈

叢

話

秋燈叢話卷之十三

福山王

石榴花塔在漢陽城西一  
姓氏事姑至孝嘗殺雞為饌姑食而死姑女  
訟於官婦坐罪無以自明臨刑折榴花一枝  
挿石罅祝曰若毒姑花即枯瘁若屬誣枉花  
當復生後果秀茂成陰歲有花實時人哀之  
謂天彰其冤立塔花側以誌異歲久塔廢前  
明主事黃公一道董儲漢陽僅伐石識之乾

隆丁酉夏余宗人嵩高復任漢陽訪求遺蹟  
塔為居民築牆毀去碑亦不存因甃石建塔  
繚垣鞏固補種石榴十餘株植碣道旁大書  
宋孝婦石榴花塔將勒碑紀其事旋膺薦入  
都未果夫闡幽勵俗風化攸關黃公鐫石誌  
蹟已屬義舉然未若茲之立塔植樹俾數百  
年湮沒之跡一旦昭然永傳不朽則表揚遺  
烈之功偉矣

鄒曾輝字實旃天門人乾隆乙酉鄉試房考

周君夜聞室內窸窣有聲疑為鼠也命僕燭視無所見自起燭之聲自卷箱中出啓視仍無所見取一卷閱之即鄒卷也係欲薦而嫌其近墨調者不為意復擲箱內寤移時忽聞有數百婦女聲或哭或笑或歌或吟滿室哄然驚寤不能成寐異而薦之獲雋榜後鄒來謁以所聞詰之鄒云憶數年前邑令修縣乘曾襄其事訪得節孝婦女若干名捐金受梓殆謂是歟鄒丙戌聯捷成進士現任雲南大

姚令

王仲宣樓有謂在襄陽有謂在荊州及當陽者迄無定論余宰當陽時考之究於當陽為是登樓賦云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按邑志漳水出於南漳沮水出於房陵而當陽適在沮漳之會又云西接昭邱昭邱即楚昭王墓康熙初土人曾掘得之有碣可考距昭邱二十里有山名玉陽一名仲宣臺即當年登臨處也俯矚平原歷歷如繪漳沮二

水左右縈拂遙睇昭邱隱然可指揆諸賦中  
曰挾曰倚曰接實為脗合其在當陽無疑矣  
至荊州仲宣樓乃五代高季興所建名玉沙  
樓又名望江宋陳堯咨始易此名若襄陽止  
有漢水與漳沮昭邱渺不相及杜詩春風回  
首仲宣樓及髣髴識昭邱句註皆指為當陽  
其訓昭邱並引盛註登樓即見之語據此而  
論亦確切不易但當陽漢初為南郡地景帝  
析江陵寘當陽縣仍屬南郡三國時蜀以編

都地為荊州領當陽而孫吳領荊州又於襄陽實南荊州當時有三荊州以故荆襄之間借仲宣遺蹟以彰名勝而註疏家言人人殊皆未親歷其地而詳考也若林西仲謂為江陵城樓且以浸濕訓曲沮則又失之鑿矣余邑劉公村有呂氏婦者懷孕經年腹大如斗臨產夕烟氣彌漫異香滿室頃之烟消香燼而腹僵空如矣予邑南鄙張家庄諸生王某家貧不能應省

試乾隆辛酉夏屢夢人謂曰子盍行為牛也  
耕向親友話及曰佳兆也共醵金勸往與窓  
友牟生同號舍皆習尚書首題偶忘蔡註王  
為之講解榜發牟獲雋而王被落或云牟去  
么乃牛字也耕與經北方土音相近故神示  
之兆歟

新舊唐書皆載子美客耒陽以啖牛炙白酒  
一夕卒考之杜氏年譜並無其事按元微之  
撰子美墓誌云扁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殯



岳陽而呂汲公亦云夏還襄漢卒於岳陽足  
為確証劉斧撫遺小說謂子美來耒陽醉宿  
酒家江漲漂沒元宗詔求之聶令積土江上  
奏子美牛酒飫死葬此以應詔史氏不察沿  
其謬載入本傳誤矣至太白卒於當塗李陽  
冰家葬於謝家青山史冊昭然捉月騎鯨之  
說不知何據子美懷李白詩有應共寃魂語  
投書贈汨羅及夢李白詩水深波浪濶無使  
蛟龍得句疑當時必有妄傳太白墜水死者

故子美云云後世或因公詩附會耳夫李杜  
齊名為千古詞壇之冠其歿也訛傳亦復相  
同誠足異已

康熙辛丑先君任粵西太平守署中有物頭  
與身等口濶尺餘雙眸開合有光嫫跚於地  
冷氣襲人見之病且死無能免者族姪某夜  
行遇於路相向而笑怒曰遭爾害者數矣恨  
不裂爾以洩忿尚敢現形耶舉杖擊之應聲  
而倒乃草薦一束也怪遂絕姪亦無他

孝女周氏天門人父庠生以揚無子常與母  
言及以為恨女方九齡聞而進曰父期於子  
者為終養計也兒願任子職終其身以養雙  
親可乎父母以其幼戲諾之比長有議婚者  
女謂父母曰前已諾免請矣今何棄之不諒  
人惟有死耳父母反覆曉諭不聽女綜核簿  
籍酌劑出入鉅細井井雖男子有不逮而父  
母且忘其為女也父病女丸股肉食之愈母  
病又割股以進亦愈父母歿女請於族之長

擇諸從之賢者立為嗣祝髮尼庵以老  
予邑之果山險峭竒勝俯臨大海始皇東遊  
不夜求神仙曾登其上李斯奉命篆文勒石  
山巔百年前尚存因摹榻者衆邑人疲於奔  
命乃仆其碑於海為巖樹枝柯所承得不墜  
航海者皆望見之

陝省孝廉某策蹇山行風飈頓起一虎搖尾  
來從人星散某戰栗不能移步虎倏至作人  
語曰君勿恐吾乃同年友某也往歲至此馬

逸驚墮頓易形質而家人無有知者每一念  
及痛心如割知君過此煩寄語妻孥今已化  
為異物勿庸相念書室中有藏金數百可掘  
取為餬口資言已復潛然曰此時心地尚明  
爽知有故人過午即迷本性矣君宜速行恐  
逾刻不相識也某至其家以所見告咸以為  
妄及掘地得金始痛哭而信焉

唐人日出潼關四扇開句先哲聚訟紛紛鮮  
有定論乾隆甲申秋予赴甘省過潼關關有

東西兩門裴晉公破蔡州回東西門俱闢故  
云四扇也

康熙初滋陽忽來一叟自云侯姓氣岸不羣  
言辭淵博與文人相辨難莫之能屈有侯生  
者從之遊叟謂曰幸叨同譜且馬齒加長盍  
以伯呼我平生欽其風範聳然應曰諾居恒  
與生講儒學宗旨教之作舉子業督訓頗嚴  
生亦循循執子姪禮赴省試約與偕行登程  
無所見抵郡覓居停叟已先在生始知其非

常人益敬畏之臨場謂曰吾欲遊棘闈觀諸君鏖戰並為爾筆削三作可攜我入生難之叟曰我匿爾臍中護以掌抵號時去掌呼我即出矣生如所教中丞見其狀疑之命垂手視其臍乃放入歸號頻呼莫應悵然若失草草完場出見一猴據床寢轉瞬間伸欠而覺依然叟也曰吾本形已現羞見子矣生曰辱承不棄形骸可忘又何異焉詢爽約故叟憮然曰幾蹈不測入龍門時為中丞所詰迹頓

露有金甲神見而逐之逃遁川省雲陽山洞  
中倏追及斫洞口巨石立碎且入捕幸大士  
至憐我苦修有年救之獲免爾他年筮仕宰  
其邑可考也生詢以科名曰已名列桂籍但  
甲榜無分官終縣令耳今將赴南海皈依大  
士後會難期然爾家或有急難仍相救也榜  
發果雋後謁選適宰其邑訪其山斷石在焉  
父老云某年八月八日為巨雷擊碎益信之  
抵任未久即告歸感其義為之肖像以祀其



孫某嘗私一女云來自蓬瀛遂相繾綣一夕  
愁容黯淡泥首請曰來朝午刻妾有大難祈  
君垂憐著妾紅裳正襟危坐逾刻可免從此  
永證仙班常偕伉儷感且不朽生慨諾凌晨  
遇老人謂曰有賈禍於爾者不早自覺悔無  
及已某驚問其故曰昨求爾救援者乃狐也  
應遭雷擊紅裳其皮囊爾著之即代其災矣  
某猶豫未信曰吾即爾家供祀之叟念與爾  
祖交不忍漠視故以告某審其貌惟肖始惶

駭求救曰無恐與爾善徐一束腰際營戶而  
卧彼必多方搖惑靜以鎮之勿為所奪其如  
其戒狐至畏縮不敢前烹禱曰本無害於君  
何信讒置我於死某不應怒曰君若執迷其  
無悔條變諸怪形作欲吞攫狀仍坦卧不為  
動正相持間忽雷聲轟然牆屋震撼某絕而  
後甦狐不知所往而條亦失去予姪孫鍾泰  
乾隆戊子應秋試闈中得其邑人王生口述  
遺像猶奉祀不絕也

節婦王氏鍾祥儒童魏之淳妻年十七歸之  
淳閱三載淳死遺周歲子將殮忽甦張目注  
視父母及幼子淚泫泫下氏會意截髮納淳  
手呼曰倘萌他念不奉雙親而棄藐孤者有  
如髮目乃瞑氏哀撫弱息孝養翁姑甘旨無  
缺子七齡而夭嗣姪五歲復殤姑翁相繼逝  
氏孑然一身艱苦萬狀處之怡然毫無怨悔  
鄉里欽焉

浙省有殿撰其為楚廉時過洞庭遭風舟覆

墜落一處波濤頓失別有天地瞥見宮殿  
我夾道皎如玉山無纖毫塵土周遭牆垣悉  
以水晶疊成光明映澈可鑒毛髮正疑訝間  
有高冠魚服者來導之入殿上坐一虬髯叟  
冕裳絢麗狀類王者起與序賓主禮甚殷某  
私念必龍君也叩以休咎王命吏捧一硃盤  
至內盛烏紗一利刃一方欲致詢王遽命人  
送之出條已登岸愴恍若夢後成進士掇大  
魁歸第日有道人遮於路曰公讀書之願已

償然夢幻泡影富貴何常宜亟早回頭免沉  
苦海某斥其妄道人歎曰固知公不見納且  
亦定數難逃他日當相會於雲陽市上也某  
怒欲執之忽不見踰數年緣事見法臨期道  
人來謂曰早聽吾言焉有今日對之喃喃諷  
誦移時始去浙人某殿撰以法者

玉泉山在當陽西三十里形如覆舟疊嶂回  
環飛泉迤邐為四大名山之一山麓有寺剎  
自隋開皇間有禪師智顛者來自天台愛此

山佳勝欲建寺而沮洳旋繞無基可卜乃入  
定喬木之下見金甲神謂曰余漢壽亭侯也  
願捨此地為掛錫處請安禪七日以觀其效  
指期之夕萬壑震動風號雷虩化湫潭為平  
址而寺果成事上隋主賜額玉泉其說載山  
志及邑乘中前明孫松山作闕廟記謂浮屠  
立不經說以侯願護法玉泉誣侯實甚余宰  
當陽詢諸父老皆稱其異且云掘地尺餘即  
水試之良然又理之不可解也寺東為顯烈

廟有華表勒漢壽亭侯顯烈處蓋因 帝顯  
聖建寺以答神功者三國演義謂 帝殉節  
後顯聖於普淨禪師考之乘志並無其事未  
知何據

湖州諸生三人讀書僧樓月夜見荒郊停柩  
有朱衣人冉冉而出向月作吞吸狀久之迤  
邐由西北去衆異而伺之交五鼓朱衣人始  
還天明往覘柩底有圓孔如盃衆謀俟再出  
以印紙封其孔夜半果出乃潛往封之憑欄

以待朱衣人回入樞不得往來旋轉聞諸生  
嘻笑聲即趨寺樓詈曰我修鍊多年與爾素  
無仇怨何得封我房舍三人懼甚一匿棹下  
一伏床際各畫卦形繞身旁朱衣人畏縮不  
敢近一生倉皇無措援佛龕避之甫登即為  
朱衣人持其足遂昏去日舖僧不見諸生出  
疑而入見兩生暈迷若中惡者一生僵立龕  
側旁有朱衣人握生足瞑目時立大駭聚衆  
鳴鑼尸薦然仆諸生漸醒詢其故乃瘞焉



恩施縣南三十里許有地極幽僻名白泥坡  
明末紳士童大護庄也庄丁童有福一日山  
行見二白犬搖尾而前狀甚猙獰異而逐之  
入一洞洞內有水清且淺犬涉水而過有福  
亦隨之往不數武出洞口豁然開朗烟村繡  
錯桑柘依稀宛然桃源景物心益異之欲窮  
其跡約里許有數老人聚飲樹下見有福詰  
所自以逐犬對老人曰是吾犬也賜之食有  
福食訖納所餘於衣袖及出視之肉則木石

蔬則草也歸而告其主同往訪之頑石荒草  
茫然無跡矣

淄川唐太史夢賚登第旋里路過青城偶憇  
村塾見一總角童子貌頗岐嶷問之師曰此  
子穎悟非凡書寓目輒不忘試之信顧其家  
貧甚攜歸親課之唐家藏四庫恣其漁獵無  
不淹貫唐深喜目為遠大器字以女合卺後  
神志頓昏毫無智慧叩以曩昔所學茫如隔  
世矣

予從姪某於濟南旅店中見有持小木龕者  
蔽以紅幔招搖索錢欲觀者投錢畢始啓幔  
呼之乃一矮人長六寸許頷下垂白鬚數莖  
道裝朱履徐步而出聲吽啞若蠅鳴不可辨  
詰以手揮之仍退入

孝感丁生若蘭善擘窠書為時人所重一日  
攜巨筆赴友家作字晚歸遇數人要於路若  
公役狀謂曰奉主人命請君書額遂擁之行  
抵一處類官廨其橫額為照膽臺兩楹懸鏤

金對聯云勿昧獨知地須嚴不見時堂上坐  
達官見生至起謂曰聞君久擅如椽可為我  
作冰心玉壺四字生如言書訖達官頗嘆賞  
旋命役送之出轉瞬失所在恍如夢覺審視  
則邑之城隍廟也乃奔歸具述之家人以為  
誕正紛論間聞門外有呼者曰丁生忘却筆  
矣啓戶視之渺無人跡惟巨筆插門楣焉  
天門黃貞女大姑國學生大義女也許聘楊  
弼聖未歸而弼歿氏聞訃哭臨剪髮納棺中

遂留守志事姑極孝姑病女躬視湯藥晝夜  
不懈及病篤號泣籲天願以身代有道人踵  
門而告曰勿過哀疾可療也投以藥丸沉疴  
立起道人忽不見歲大疫女所至則無恙一  
夕鄰人不戒於火延燬百餘家惟女室巋然  
獨存

余邑有兄弟二人者家頗豐弟常夜出行竊  
兄責之曰中夜輒聞窻外有人喚云時已至  
盍行乎遂起而往殊不自由比反悔而無及

矣兄夕覘之果有黑氣隱約窻際弟即脫扁  
趨出追之弗獲次夕兄持鉞伺焉見如前擊  
之黑氣頓散弟室中狂呼跳躍若中傷者移  
時乃止不復作梁上君子想矣

豐城西三十里有地名生米許真君得道處  
也山麓向有真君廟後燬於火里人以艱於  
材欲募修而未逮一日天大雷雨山忽震裂  
內藏樹木甚夥衆拽出之鳩工重建一棟一  
椽皆量材取用及落成木無缺乏亦無餘者

乾隆癸亥七月也

蘭山東鄙有泉在山巖之麓名聖泉水甘而冽亢旱常盈有村人晨過其旁聞磬聲自泉中出頃之格格作響如擊木魚者繼則梵誦畢宣嘈雜震耳約食頃磬聲復作乃寂驚告其侶覘之信自是每晨皆然遠近哄焉或有欲掘泉窮其怪者手輒痛不可忍益信為神焚香奠帛者相望於道有老僧過而問之衆告以故僧以杖擊泉曰邪孽逃遁至此不思

歛跡尚敢為崇耶衆詰之不答而泉聲闐如  
矣

仁和賈人某赴蘇貿易過鎮江有少年丰姿  
韶秀求附舟賈悅其美從焉言詞雅馴相得  
甚歡酒闌時雜以戲謔輒含笑不答賈惑之  
晚求同寢亦不之拒益欣喜過望少年坦腹  
而卧鼾聲震耳撫其體堅若鐵欲轉側之重  
如巨石不可動移驚訝莫測其由翌日問之  
惟搖首微哂而已將抵郡指岸際竹林深處



謂曰此余家也幸賜光臨賈欣諾至則門庭  
雅潔有士人風室內空洞無物惟一劍懸壁  
間坐南定少年即脫劍起舞盤旋馳驟疾如  
風雨劍鋒時時抵賈鬚眉賈震懼莫敢喘息  
舞罷以手折之劍曲如鉤頃復伸之直如故  
賈愕眙欲去少年止之曰尚具薄酌藉申地  
主之誼乃置酒勸飲既而進饌則烹一巨蛇  
盤曲盂內昂首咋舌猙獰若生賈狂呼暈仆  
少年扶起笑曰好意相餉何吐棄若是如嫌

不腆當更進佳者賈力辭出少年送至河干  
謂曰念同舟之雅奉贈良言君託跡江湖切  
戒佻達幸遇我不與君較否則危矣歸舟照  
視鬚眉俱有劍削痕震悸不寧者累日比反  
再往跡之不得

平番令有僕某貌魁梧左耳獨缺若削問其  
故不答而性頗馴謹不與人校或犯之輒遜  
謝避焉一日隨主人蒞任遇羣盜勢甚兇猛  
僕從星散某奮勇直前縱橫揮擊連殪數人

餘各鼠竄主人駭詰之慙然曰某當年亦綠林中客也嘗結黨途行過叟偕幼童跨二騾囊中物纍纍心艷之顧行人如織無可為計乃尾其後同宿逆旅夜半遣一人矚叟動靜久不返復遣一人覘之亦不返疑焉持刃往門微啓燈光熒熒然童已酣寢叟俛首而坐甫欲排闥入叟忽舒掌外向突有白光一線自掌中沖出倏及頭面寒徹肌髓急走避覺左耳痛不可忍撫之已斲然若馘矣驚悸奔

匿遂洗心遷善云

宛平有張姓者訪友津門途遇奕客白某問  
何往告以故白曰吾亦欲往耳遂偕行造友  
家友見白訝曰聞子已故矣奚尚在白唯唯  
友設酒饌款之晚同舍宿將三鼓張輾轉不  
成寐時殘燈未滅欲起熄之方褰帟見白伸  
頸長丈餘直抵几畔呼吸作吹燈狀下體猶  
兀坐床榻不覺失聲而呼衆聞聲入視白枕  
簟猶存而踪跡杳如主人差急足至其家探

問云下世已月餘矣

黃州東坡墨池其故址人罕知者宋商邱先生判黃時求得之復獲短碣書洗墨池三字乃趙文敏真筆也於是甃池建亭榜碣於亭之楣並構雪堂竹樓合名曰宋賢祠作記以紀其事歷時既久祠與亭相繼傾圮廢為蔬圃而池亦污塞乾隆乙未冬居民有爭圃界者黃岡沈尉往勘見片石沒淖中掘視之知係墨池故額然亦不識為文敏手蹟觀察吳

公聞而索觀深加賞鑒擬興復而未果厥後  
邑令顧君虞一修葺官廨建樓於署之西刑  
椽柱為竹式蓋仍竹樓之意疊石為池廣數  
武深半之置文敏碣於壁亦隱存墨池故蹟  
云爾碣中字跡微有剝蝕處顧君恐久益磨  
滅命石工鑿深之復堊以粉雖煥然可觀而  
廬山之面目失矣

趙姑者施南崇寧里民人女也及笄未字餉  
父於田渴而飲於溪久不返父呼覓不得惟

見飲處揀金釵一股夜見夢於父曰兒為龍  
攝去已成禮不能生還但鞠養深恩無以報  
明春預於溪內插籬置筍春雨雷鳴得魚必  
夥即以為甘旨之供也父如言歲頗獲利以  
此畢餘生焉村人以香楮往祝者亦必得魚  
至今相沿名趙姑魚而所插金釵則化為鐵  
云

明末兗郡有諸生某不火食每親朋宴會祇  
啜茗飲酒而已訪其家云歷旬餘啖一生豕

啖時置豕密室食畢出惟皮骨僅存雖妻孥亦莫知其故有戚某者欲窮其怪特構邃室數楹於牆角深奧處留微孔致詞敦請某以至戚不之疑欣然往戚置豕室內某入重門親加扃閉戚從牆孔屏息窺之某顧豕色喜復週圍審視脫衣席地倏變為熊騰蹕而前食豕立盡徐啓戶出依然人也戚驚訝累日往來遂絕

古人咏蟬多以淪風飲露為言温嶠賦飢吸



晨風渴飲朝露梁簡文詩乍飲三危露及陸  
雲賦含氣飲露之類皆以蟬性清虛不食故  
也余幼時愛蟬鳴曾捕數枚置籠中懸諸風  
露處逾夕皆僵不解其故他日納涼蔭下見  
一蟬踞樹不動諦視之樹皮皴裂處有白汁  
沸出蟬以喙承其間若吮咽者捕而得之喙  
津津猶濕是知蟬固有所食古人食風吸露  
之說猶未確也

青郡丁野鶴負逸才放蕩不羈讀書山中畧

巖石云有願從吾遊者山魃木客皆良友可  
毋猜也俄一道者至丰骨稜稜有出塵之概  
丁詢所自道者笑曰知君竒士聊共晨夕耳  
無煩過詰邦族也談次甚相得遂成傾蓋交  
他日謂丁曰有契友見過欲屈紀暫為承應  
遂引僕去巖徑崎嶇約數里許至一處壁立  
千仞道者以扇拂壁即有門豁然啓玉宇瓊  
樓迴非凡境一虬髯叟先在焉餽果紛陳皆  
目所未經僕供役竟自見堦砌間碎石殷紅

可愛潛取二枚納袖中出視之乃寶石也往來年餘一日與丁話別曰我實非人曩以罪被謫今期滿當去矣踪跡遂杳

安邱有諸生某自塾歸遇雙鬟立道左丰姿綽約屢目生生羞赧不敢諦視趨而過後每出輒相遇漸款洽謂曰妾與君緣結三生願偕伉儷生以家有高堂辭女曰告之父母諒無妨也生私告諸母父聞而怒曰妖也奚可偶越旬告如初父領之謂曰若再言試偕之

歸次日女隨生至父母倚戶覘之無所見回  
視女已立簾櫳間矣居數日悅其婉愉納為  
婦孝事翁姑恪盡婦道竟無殊名閨女也連  
舉三男貌俱俊爽讀書穎悟先後補弟子員  
余表兄叢梅溪秉鐸安邑其子中模聞其事  
執通家誼見之女時年踰四旬貌若二十許  
言詞莊雅綽然有林下風

江氏安陸人布政使王第魁妻明末流寇入  
郢恐見辱同弟婦江氏投於塘歲旱塘水僅

數寸許濡首泥淖中死王感其義終身不復  
娶後遷塋忽有聲如雷起墓下莫不辟易變  
色咸謂節烈之氣鬱積所致孫三人字樂雍  
正丁未成進士字大領雍正壬子鄉薦亦足  
徵節烈之報而宇舒長子聘楊氏女未及娶  
而歿女聞訃奔喪守節以終尤堪繼美於前  
云

保定丁某曾任南中武職晚年家居納涼簷  
際見一壁虎匍匐塔砌首尾長四尺許皮皴

皺若鱗甲睛大如彈丸色赤而灼灼有光時  
方亭午觀者如市虎見多人了無怖狀從容  
由院左碓棚緣柱而上直陞棚脊東向張吻  
吮舌歷午至申始徐徐下入井而歿夜半雷  
聲殷殷丁夫婦恐天將雨呼婢出覆醬瓿甫  
啓戶見火毬數團盤旋上下倏一火毬繞棚  
柱一週即轟然震裂旋又一火毬墜井中頃  
高起丈餘霹靂隨之雨下如注婢驚悚逾時  
始能移步入天明起視一死壁虎蜿蜒井側

空殼而無尾長猶三尺濶尺餘皮現存省垣  
天合堂藥肆中

棲霞南鄙有潭最深一道人夜過其旁遇黑  
面男子要遮之聞行人聲乃入潭而沒翌日  
道人布石潭側燬以火投潭中須臾水鼎沸  
一巨鱉浮水死

葉某蘇郡人鑒別珍玩百不失一都門典商  
某重價聘之一日有持徑寸珠來質者索價  
五百金葉與之去既而細言之贖也乃致酒

招諸同人飲告以故並求貸以償典主衆慨許乃出珠與衆傳觀訖謂曰承諸公惠助留此奚益立擊碎之翌日典珠者持價來贖葉收價而還其珠固原物也其人瞠目無語而去蓋另造一珠仿其狀特對衆碎之使聞於外以誘其來耳

平原有嫠婦某氏夫死多年腹忽皤然若受孕者而婦實無瑕可摘久漸大如甕翁姑疑之婦飲泣無以自白就養壻家歷數載腹大



十餘圍轉動俱須人扶持既歿棺不能容其  
女以手撫之覺褻衣中蠕蠕蠢動解視有物  
飛出類蝙蝠蜻蜓者約百餘翔集庭院撲殺  
之血水淫淫然

恩施洪厓山高數百仞峻嶺崇巖幽深莫測  
為全真栖游之所順治初有道士蔣某者入  
洪厓訪修煉地忽見茂林修竹中瓦屋數楹  
白板朱扉最為幽潔履其室空洞無物惟粉  
壁題七言一絕筆勢飛舞墨跡猶濕詩曰頑

石盤旋白玉松枝頭暗結紫芙蓉青雲有路  
終湏到紅日光輝滿太空蔣諷吟數過默識  
其處次晨負笈至竹樹依然而舍宇杳如踪  
尋竟日終不可得又山中有巨杉恒隱藏沙  
土內傳為千百年物居人求之者持錐刺土  
嗅錐末有香氣則掘得之或負之不盡立表  
以誌其跡翌日往視並表亦失之矣

乾隆甲子江西鄉試正考官康公五瑞入闈  
時不覺見獵心喜夢已亦與試中三十五名

及榜發三十五名則張五瑞南康人也張與  
康同名而夢先兆之奇矣

秋燈叢話卷之十四

福山王 槭凝齋著

恩施龍洞山在城東七里山半有洞高廣丈餘洞口水盈盈清淺內則淵深不測相傳為龍窟也洞有潮子午時則至其未至之先有聲如雷俄霧氣迷濛自洞中出而洞口水騰湧若鼎沸如是者三潮即噴激上射高可數尺迅折而下匹練飛空勢若倒海砰湃之聲震溢山谷食頃始退落如初歲旱守令祈雨

必焚䟽通誠遣官往祭候潮至以瓶取水馳  
歸雨立降不誠則潮不至

南昌曹生敦行士也善撫琴攜琴赴楚過洞  
庭未半狂飈驟起舟旋轉如葉舟人聚泣生  
獨危坐援琴鼓湘靈之曲風聲頓息浪靜波  
恬衆推蓬起視城郭宛然蓋瞬息間已抵岳  
州而生之絃音猶泠泠也咸驚疑間見鄰舟  
有兩女郎珠冠玉佩端艷絕倫凝立若審音  
狀合舟噪觀生亦輟琴趨出女郎乃刺舷舟

冉向中流而去久之漸渺或疑為君山神女云

李嘉杰字越凡漢陽人事繼母最孝而母遇之虐杰先意承迎孝養備至母卒不悟嘗因杰酣寢扼其吭幾死以救免杰毫無怨懟奉事如初待繼母弟友愛倍常弟歿以已子承其祧且割產贍之母思子抑鬱致疾醫藥罔效割股肉療之愈母感而悔視同已出泊杰故母哭之痛曰天乎何奪吾孝順兒之速也

每逢人道及輒拊膺悼嘆泣數行下

子有別業乃博士李某產也家素封曾僭僕以千金瘞室內傳及子掘之無所見家且落以宅鬻林姓林更新之發土獲巨甕啓之金也有傭在側潛然曰命矣夫徐詢其故曰某本李氏僕此物實主人僭某同理者後屢掘不得意神物化去矣孰意猶在此

施侍讀閔章除服北上一夕宿青州官舍夢青衣授刺署曰愚山道人後視學山左閱青

郡誌地故有愚公谷恍悟前夢遂號愚山銘  
曰愚以陋名哲人斯恥人之所惡天之所喜  
夢耶覺耶神或予啓抱醇守璞以歿餘齒  
王氏鍾祥人年十八適張士華甫一載夫卒  
氏妊身四月矣慟不欲生鄰婦謂曰倘得男  
可延夫嗣徒死何為乃強起飲食親族垂涎  
氏產將奪其志氏懼不免悉分以腴田僅留  
薄產自給閱數月生子有欲還其所分者氏  
婉辭之子長延師授讀稍怠則涕泣勸勉子



乃發憤力學補博士弟子員族人愧悔盡歸  
其田氏始受而謝曰非伯叔兄弟不能為未  
亡人守此業也蓋向之不受藉以安衆心以  
俟子之成立爾節而有智可謂巾幗丈夫矣  
巡道吳公嘉之題其門曰節婦之門

予三兄研深乾隆己未任豫省南陽守冬夜  
理簿書將三鼓忽見燈前有白衣人長三尺  
餘玉色瑩然對之挺立兄張目視之形漸縮  
頃之入地而歿或曰財兆也盍掘其處兄以

事涉怪異且財不可妄干竟弗許後白衣人亦不復見

傳記昭君南郡人今秭歸有昭君村凡生女者必灼艾炙其面慮以色選故予宰當陽去秭歸二百餘里訪諸父老並無灼艾之說或徃古有是事亦未可知但其地產女恒白皙多姿殆亦昭君餘韻之所鍾歟

予邑樓子口農人王某月夜獨行有物如犬搖尾而前王潛躡其後至路旁古廟躍入頃

有美好女子自廟中出冉冉東去異之入廟  
遍跡無所見惟佛座後一皮囊若蟬蛻者挾  
之出女已回祈曰還我物當圖厚報王悅其  
美欲刦而私之乃以皮裹石擲諸井女泣曰  
失我物棲身無所矣王曰我尚無家室如不  
相棄盍偕我訂百年好女不得已從之居數  
年家計充饒連育二子他日偕往親串家過  
廟側談及往事王曰井中物應敗朽久矣女  
強使取視之毛茸茸如初顧之色喜曰尚無

恙耶即披諸身脩成一黑狐跳躍而去王晚年貧且病二子為予族人傭數年前尚存蘭山潰堤水大至居民皆逃避有村人女挿簪翹乘櫓浮於水冀人之援而贈之也一少年泗水至悉拔其釵環而去女哀祈之弗顧尋漂值淤洲乃得生踰年出嫁鄰村某氏子吾鄉婚娶行親迎禮新婦梳妝時必延壻入俟妝畢始啓行女窺壻即曩之少年也憤填胸臆痛數其罪而詈之毀妝誓死堅不肯行

父母勸諭百端不聽竟却其婚為尼以老少  
年悔恨發狂死

孝感白雲鄉有紳士某將治第基已卜矣夜  
夢四人金冠朱衣投刺請謁刺書宋四君子  
拜未及詢而寤次日掘土見紅椀四而無前  
和可考因憶所夢遂不敢動乃掩土築墳勒  
碑於上即以宋四君子墓題焉

樊氏竟陵程一模妻生子甫一載而夫亡矢  
以身殉夢程謂曰殉節固佳但遺此呱呱者

何託吾後當昌其勉撫藐孤我助卿理家政  
無過激也自是氏起居愴怳如有所見習久  
亦不之怪他日婢入室竊物納手篋中若有  
人按其腕不得出婢驚而號氏為之請乃釋  
有夜盜其禾者刈畢且負歸見黑氣隱約類  
人形遮於前天曉猶旋轉田畔家人見而呵  
之恍然醒乃奔居三年一夕夢謂樊曰緣盡  
從此別矣凌晨有鳥衝簷去踪跡遂絕子欲  
時順治乙酉領鄉薦任南豐令孫翅中康熙

已丑進士官檢討果如其言

工部詩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注宅在江陵城北三里庾信避侯景之亂自建康徙居於此又入宅詩宋玉歸州宅按陸務觀入蜀記秭歸縣東舊有石碣鐫宋玉宅三字今酒家其故址也湖廣通志載宋玉宅有二一在秭歸之巴東一在荊州與杜詩頗合而水經注宜城亦有宋玉故宅又不止秭歸與荊州矣余宰天門嘗于役安郡皆艷稱宋大夫事

而鍾祥邑志亦謂郡學即宋玉舊宅昔李守  
曾得雙珉於荆榛間其右為蘭臺所謂玉從  
襄王遊披襟當風俾之作賦景差斂手者即  
其地也學宮有井亦以宋玉名郡中水味率  
鹵澁惟此井最為甘冽而石城之麓復有白  
雪樓與郡治西隅陽春臺高聳相望遺蹟班  
班視他處較詳是安陸亦有宋玉宅然昔人  
鮮言及者豈歷覽未經故題咏不及歟抑宋  
之旅寓無常凡遊踪所駐皆得以宅名也姑



錄之以備考

郢郡有大姓某家嫡庶和洽無間言家中落  
僮僕星散凡役使皆妾任之所居乏水每汲  
必至鄰村嫡憐妾孱弱欲分其勞妾固辭曰  
操井臼躬箕帚妾之分也况主母老矣妾又  
不能生男以代勞勩命實不辰夫復何尤遂  
獨任無難色一日值盛暑汲水憊甚憇後園  
樹下忽有泉滂然湧出驚而白諸嫡嫡視之  
喜且慰曰汝服勞不怨不啻孝子此天所以

惠汝俾汝息肩也乃掘地儲水雖亢旱不竭  
居人皆賴之因呼為姨娘井

江夏蛇山舊傳夏夜更闌時嘗有燈出現由  
少而多漸至不可紀極土人呼為燈籠神惟  
無意中或一見之余未之信也乾隆壬辰夏  
于役會城舍館與蛇山相望一夕納涼庭院  
漏已四轉見林際有燈大可合抱表裏瑩徹  
如世所燃琉璃燈狀旋轉而出勢甚迅捷甫  
數十武若有所觸倏分為二復交相騰擊則

化為四俄轉擊轉增盈千累百往來熠燿有  
一燈前行一燈自後追逐者追及之忽合為  
一有雙燈並舉或疾或徐兩兩相顧既而百  
什排列次序井然若達官出行鹵簿前導者  
有綴聯一綫首尾相應如常山之蛇者又或  
分佈林谷隱約依稀如晨星之寥落頃復絡  
繹奔赴合而成圍如行陣而肅伍者又或忽  
亢忽墜如蹴踘之騰躍或層疊而上如貫珠  
之累累變態無窮目不暇給適偕觀者失聲

詫異倏然而滅次夕復覘之不可得方知人  
言不謬而事之幻境之竒有不可以常理測  
者

許環者施南人賦性醇篤以明經出宰某邑  
有賢能聲尤良於醫邑紳士有女及笄忽得  
竒疾終日卧帳中偶揭帳即昏暈若絕諸醫  
束手皆不識為何症紳榜通衢能治者酬以  
產之半許聞而往甫啓幔女已昏不知人矣  
家人皆泣許止之令榻前貯水十餘斛去其

衾自頂及踵悉沃以水舉家駭然環而相阻  
弗聽益沃之移時水罄而女已微有聲息乃  
命拂拭之仍覆以衾出謂人曰愈矣少頃果  
大汗而瘳又某大姓生子週身皮膚若蛻因  
請於許許以淨黃土研末糝之數日結痂越  
旬痂落肌膚完好矣其治諸怪症皆類此或  
詰許必有異書及秘授者恒笑而不答求其  
技則遜謝之以故術竟無傳後許以歸田卒  
其卒之明年有同憲張宦夜夢二役拘入城

墮廟覘之則巍然上坐者許也怒數張曰爾  
作民父母枉致人命可乎命截其耳張痛徹  
肌體呼號乞貸始叱逐之既出見一人以鐵  
鉤貫其背懸廊下審視乃族人子駭極而醒  
逾月耳後忽生癰潰延至頸垂斃而族人子  
固無恙一日來省張疾歸而疽發於背相繼  
死

草鞋道人者武昌諸生也少習舉子業屢試  
不第遯跡黃冠拾取途間敝草履編葺成屋

居之因以得名寒暑一衲不炊食常從人乞  
魚肉生啖之或兀坐草室經月不出亦不食  
偶發顛語多驗人問之則不答咸莫測其崖  
際也一日告於衆曰明午當別矣翌日衆往  
覘之已化去道人常言草履可驗陰晴兼已  
百疾每將雨輒有雲氣佈履上歿後人爭取  
之病者燒灰服之立愈

許公治雲夢人乾隆己未進士筮仕宜君令  
著廉能聲以母憂歸服闋需次都門夢歸太

僕有光持刺來謁謂曰廬舍遭鄰人削且盡  
祈公主持之幸甚寤不解其故尋除崑山令  
抵任有歸姓訴其祖墓被佔者閱其詞即太  
僕之後恍悟前夢立往經丈凡所越佔者悉  
懲治而返之並勒碑定界祭告其墓

慈谿以八月十六為中秋一傳宋高宗南渡  
金兵追迫值中秋避匿其地居民不忍宴賞  
改期次日遂沿以成俗一傳錢武肅之子分  
封寧郡十六乃其誕辰令移中秋節於來朝



至今不改固屬齊東之語而風俗獨異亦有不可解者

競渡節五月五日直省皆然楚俗呼為小端陽至月之望更置酒張宴競渡水濱視五日尤盛謂之大端陽中元薦亡祀先俗稱鬼節而當陽縣則於是日接咸眷通往來是又謂之人節矣習尚相沿與寧波之以十六日為中秋同一不可解也

當陽玉泉山有獸狀類鹿而三足上下陵谷

烟爍若電獵人有即之者輒失所在驚而四顧則於對峰層巒之上齟草自若蓋瞬息間已穿巖踰澗矣聲如牛鳴鳴於澗谷則雨鳴於岡阜有高軒經過歷試皆然余於乾隆癸巳歲由當陽署令蘭溪比返獸不復見詢諸邑人云數月前已不知所往

武昌郡西郭外觀音閣俯臨大江與晴川閣相聳峙銅像高五丈許額題蓮華淨域四字為董文敏真蹟雍正丙午有乘夜盜之者僧

夢神示以兆起視額已失乃駕舟追之至楊  
邏江邊大士閣獲焉又寺前接引庵銅佛一  
尊高丈餘當年屢鑄不就有乞丐數人來投  
錢爐中像立成至今佛掌及肩臂間錢形錯  
落輪廓皎然予因公赴省曾親見之

天門文廟向建城內西北隅前明僉事柯公  
喬始改建北郭外先是有直指某行部至城  
北倉基地馬忽鳴伏不進異而掘視得石碑  
鐫先聖遺像吳道子筆也後柯公至邑見

殿廡頽圯地址湫隘欲徙治之而無基可卜  
邑人以倉基地請且告前直指事柯曰數也  
遂改創於此碑立尊經閣內今現存

嘉魚漁人於江心網得一大鐵鈴撼之昏暈  
欲仆持歸家人試之則舍宇震搖幾至傾塌  
驚而投諸地乃止遂持至故處棄焉識者謂  
禹治水時有驅山鐸當是此物未知然否  
航海者遇颶風驟起檣柁傾折智力皆窮爰  
有划水仙之事按水仙洋中之神莫詳姓氏

或曰帝禹或曰伍相及三閭大夫靈異昭昭有求斯應康熙中王君云森遭風折舵舟復中裂舟師告曰惟划水仙可免乃披髮與舟人共蹲舷間以空手作撥櫂勢衆口假為鉦鼓如午日競渡狀遂頃刻達岸又顧君敷公中流舟敗已半沉共划水仙舟復浮出久之有小舟來救此舟乃沉似有人暗中持之者又陳某遭風舟底已裂鷁首欲俯轉旋巨浪中危亡之勢不可頃刻待有言划水仙者試

效之沉者忽浮穿浪如飛俄抵一嶼乃得無恙陳自言當時雖十帆並張亦不足喻其疾也神之靈應如此

黃岡王太宗伯昊廬由運河赴都水次舟淺篙師入水祛淤覺有石隱亘舟底探取之石縱橫二尺有奇厚三寸許舁至舟中摩挲久之漸露字跡告諸宗伯宗伯見石質瑩潤拂拭審視乃唐太宗命褚河南摹蘭亭本宋米友仁跋為小板蘭亭第一碑驚喜過望寶而

藏之雖連城壁不易也抵都有索觀者輒飾辭拒之久漸播揚來觀者衆乃裹囊置輿中命媪載之歸藏於家及解組旋里建堂顏曰繩武嵌石於壁非親密者不輕以相示宗伯歿後家中落田產鬻且盡乃拆堂而貨其材前一夕聞堂中隱隱有悲泣聲即之聲出石間無何為一老明經持十斛麥易去明經故子孫亦不知珍惜乾隆癸巳武昌吳明府世雯聞而購得之丙申致仕攜歸今不知存否

吳霑化人也

義妾曹氏郢郡人石參戎佩玉侍兒也石臨  
歿握氏手謂曰汝年少且無子宜自為計氏  
以頭搶地呼曰氏雖卑賤亦識大義所以不  
敢從公死者恐累盛德耳遂截指以示無他  
石含笑而瞑氏毀容持服事嫡維謹有以微  
辭諷者輒拊膺長慟不發一語人皆感泣不  
忍啓齒氏布衣蔬食終其身

余族人某每寢至夜半輒啓戶出繞村而走



頃復歸卧殊不自覺他日隨親友航海貿易  
恐其蹈前轍夜則縛諸床後偶懈某遽啓舟  
扉步入海中死又余戚新招一僕李姓夜寐  
忽蹶然起抗聲吟唱畢旋仆衆問之鼯鼯  
如故每夕皆然一夕有偷兒入室甫登牆值  
僕躍起高歌手足舞蹈若演劇狀偷兒大驚  
墮諸地衆聞聲起視乃執之僕歌喉宛轉猶  
未歇也

蘄州道士洪有武弁某緣事去職貧不能歸

寄寓僧寺時亢旱不雨天氣炎蒸農人刈麥  
田間有片雲布空際衆相謂曰雲安得長留  
為吾曹蔭息地弁曰易易耳取鏡置雲影下  
雲竟日不移衆喜告於官官異而請焉乃建  
壇延僧道祈禱壇前設大鏡四列五色旗各  
一壇外豎長竿掘穴寬尺許內置虎頭一祈  
禱三日命壯夫持木椿擊虎頭入土尺餘甘  
霖立沛連擊之大雨滂沱四野沾足官民厚  
酬之得以旋里

世演搜山打車諸劇為嚴震直搜獲建文君  
感程濟言釋而自剄替人多不察而信之鄭  
曉遜國名臣記嚴震在奉使安南至滇見建  
文君悲愴吞金而死永樂本紀甲辰尚書嚴  
震直王鈍府尹薛正言等巡視山東山西諸  
省嚴震直列傳命以故官巡視山西至澤州  
病卒紀載昭然野史固非實錄而傳奇尤失  
之誣矣

漢陽五顯廟神頗靈驗居人奉之虔有羅某

者賦性凶殘居近廟側適鄰蓄一豕將以祀神觸其籬羅怒擒豕去截一耳鄰往論羅詈且毆既而羅生子缺一耳及生孫亦然始悟為豕報也又富民鄧氏見犬交以刃斷其勢後生二子俱閹

瞽者陳姓善揣骨相遠近馳名漳州鎮某公延致之先令相諸人多驗後及公陳揣摩久之曰此乞兒骨不足道從人呵之陳復遍摩毅然曰不謬及摩至首遽跪曰此總鎮骨也

當貴公奇之禮而厚贈焉先是公未遇時因  
貧行乞路拾遺金訪其人還之失金人分半  
以酬拒不受詢姓氏亦不告是夜宿神廟夢  
神易其首後從軍遂致貴顯焉

長沙南郭有無賴子屠牛為業牛斃其手者  
數矣里中有牛魔王之號一日其黨解牛牛  
不受縛屠忿然曰此畜必煩老夫耶攘臂而  
前牛逆觸之貫入胸膈遂以角負之而逸其  
行迅猛追之不及道路駭然觀者如堵奔至

善化邑治前伏地不動邑令魏君竒之當闢門坐堂皇牛即趨入跪階下如俯首認罪狀舁屠驗視則胸膈洞穿成穴奄奄一息矣諭牛曰爾殺人律應抵之牛點首下泣越日屠斃牛發先農壇耕籍老

張氏崇義人父業屠無子中年始生氏慮不育決之星士曰格壽而康但夫星宜長否則有刑尅之害鄰人饒某弱冠未聘聞而戲謂曰願結絲蘿備東床之選可乎張感星士言

許諾比女及笄饒年近四旬矣家甚貧父欲改婚富室氏不可父曰曩僅片言耳未通媒妁且年長而貧奚可為偶女曰一諾千金不易矣焉用媒妁况人無不知兒為饒氏婦者長與貧命也又將誰懟父知不可奪乃贅壻於家氏屢諫父改業弗納乃與夫徙居於外貧微息鬻陶器以存活夫婦相勞苦負戴於道每饔飧不繼氏安之無悔父怒其去弗恤也他日偕夫肩器中途遇石躓而顛夫方嗟

惋氏曰吾不惜器之碎而慮石之踣後來  
乃與夫掘之起露微孔濶之漸大中有物  
累色黑而類鉛者甚夥悉運歸示鄰人不  
識持赴市或告曰金也鎔之不謬家乃裕父  
年老業替氏迎養以終

藍某蓉城人與同里邱姓交相善藍貧邱常  
假之金不索券邱卒其子討之不應且盟神  
有味良轉畜之誓無何藍苑邱牛產犢色黃  
獨背有白毛旋轉成字即藍之名姓也筆畫



皎然觀者如織藍子往覘牛見之凄然欲語  
請贖歸邱子不允強而可牛逾夕即奔去再  
挽之伏不肯行力勤倍他牛不須鞭策越數  
年牛將老始貼然來藍子殷勤喂飼不數日  
而斃徐友親見之乾隆己丑年事

余友有茹火烟者烟吸盡徐徐自口中噴出  
旋繞如環蟬聯不斷長竟數尺觀者咸嘖嘖  
稱善後見余世講歐陽陟亭於密室內吸烟  
數口吐出一圈大如盤騰騰直上距承塵尺

許即凝然不動俄圜之四圍垂細絲縷縷縷末皆贅小環如華蓋瓔珞諸狀久之乃滅視余友為尤竒矣及閱近人說部有大僚薦藝士於某有司者叩其技答曰吾善吃烟衆大笑問能吃幾何曰多多益善於是置烟斤許客吸之盡初無所吐又問可益否曰可復益以烟若干客又吸之盡頃自口中噴前所吸烟或為山水樓閣或為人物或為花木禽魚如海市蜃樓目不暇給因知技藝之妙雖一

食烟之微而層出不窮如此

予堂叔疾延一醫至食畢茹烟烟房大如升容烟斤許盡吸入腹即瞑目不語歌倚仰卧而氣息闐如衆大驚其僕曰無慮也頃且蘇俄唇動口翕烟自口中噴騰而出翦然若雲霧數刻始息乃欠伸而起張目四顧曰快哉晚食復如之詢其僕云家居朝夕餐烟二次俱以斤為率否則病家人聞其言懼而辭焉雖無幻化之竒而量已異矣

順治初浙藩吳公夫人臨產三日不下諸醫  
罔效勢甚危忽有僧稱懶狗和尚者踵門告  
曰聞夫人有產厄特持藥以獻夫人服之產  
立下子母俱無恙公德僧甚延入詢其居址  
以楚人主嘉魚淨保寺對欲厚酬之忽不見  
公大駭遣使赴楚至其寺訪之寺僧曰吾師  
也歿且多年現瘞塔內使歸以告公益駭乃  
齎千金重修寺塔鐫梵經以報異僧前明人  
姓張名紹忠中年祝髮號懶狗和尚戒律精

嚴經年不火食常乘白馬出入一黑犬為之  
導或諷經默坐犬伏其旁不稍離後化去犬  
亦不食苑寺有紅牡丹一株高丈餘粗如拱  
傳為僧手栽者移他處則萎還之繁茂如初  
土人每以花之多寡卜歲之豐歉乾隆戊戌  
夏秋不雨田禾無收予時官楚省詢其邑人  
云花僅發一枝徵驗誠不爽矣

孝感程氏為楚望族始祖某原籍江南新安  
明初遷居孝感洪樂里生兄弟四人慕張公

藝之風折棠棣數枝叢植園中祝曰願我子  
孫世世同居無間言有如樹樹枯乃析自是  
發榮滋長大數圍至三世有懷貳心者私以  
沸瀋灌樹而樹茂如故猶弗悔悟與妻謀赴  
漢鎮置釜另爨中途天忽陰霾為暴霆震斃  
而妻亦同時斃於家衆惶懼志益堅懸鉦鼓  
於中堂每朝夕令僕人鳴擊呼曰勿聽婦人  
言郡守聞而造其廬見母羸哺犬子詢知牝  
犬死而代哺者異之上其事旌表義門延至

七世子孫蕃衍不下數百人棠棣亦枯乃析  
居焉乾隆丁酉選拔程君行任其裔孫也與  
余善得備聞之

唐處士陸羽自傳云負書從鄒夫子遊鄒之  
所造自非尋恒惜名字失考前明竟陵有張  
氏子夢一叟鬚眉皓白衣冠甚偉告之曰予  
唐人鄒姓名坤字戶郎陸羽稱鄒夫子者是  
也鄒歿已數百餘載猶示夢於其鄉文人好  
名至死不已斯亦奇矣

孝感有老嫗畜一鸚鵡善言語能於親知家  
傳音問啣取針線一日令往某家取針回值  
鄰村晒穀置針礮礮上啄食為鷹攫之去適  
遇一熟識婦呼曰寄言阿姥吾不得見矣針  
在礮礮上可取之嫗聞之泣目幾盲

李奧幾不知何處人流寓漢陽貨魚為業一  
日黎明肩魚赴市過土神祠怠而假寐聞神  
呼其卒曰羣仙將至速迎謁驚寤伺之頃有  
乞丐數人來一跛而杖者踵其後竊意必李



仙也乃執裾跪請曰有緣幸遇真仙願列門  
牆以脫苦海跛者笑曰我輩乞人耳且有疾  
何云仙也幾堅執不釋跛者乃遍體塗垢為  
丸授之曰持此納魚口中沃以水死者可活  
一生吃著不盡矣受之頓失所在持歸試之  
效魚雖經信宿無不活者人購之恐後同儕  
異且忌矚得其故夥衆乘間奪其丸幾見衆  
猝至惶迫無以為計遽吞之遂發顛狂歌哭  
市中言語誕妄或卧糞壤終日不醒予之食

升斗立盡弗予累月不飢寒暑著一敝袍經  
年未之易也邑中有黃某者事母孝母病垂  
危禱於神夢謂曰詰朝出朝宗門遇李與幾  
來求其救援疾可瘳黃如神指果遇幾呼救  
幾愕然曰我何能醫不顧而去時隆冬積雪  
徒跣履冰凌無寒色黃尾至大別山巖中仍  
固請不已乃覓草一莖若蘭者授之曰無多  
言服此可延壽一紀自是遠近傳以為神求  
者踵至幾輒箕踞慢罵或擎穢撒之否則瞪

目不語康熙乙未秋遁去不知所往

前明余邑東郭有主老者樸誠不苟鄉里重之偶倚門眺望見一人踉蹌而來跪其前曰某有急難翁其援我王諾之未及詢遽竄入避焉倏追者至問曰頃見有人過此乎王漫應曰過已久矣其人急馳去王呼出問故曰彼讐也欲得某而甘心焉幸蒙拯拔恩重山嶽矣王餉以酒食而遣之踰數載歷城有大盜攀王老為窩主者王驚泣莫知所以鄰里

皆代為申辨縣宰察其情無他致書歷邑並囑役善護之比解至所攀之囚即前救釋之人也不覺憤填胸臆涕泣詬詈盜惟笑而不答夜深乃耳語曰昔蒙大恩未有以酬今日且暮且死曾埋金某巖穴中欲藉以報萬一顧遠隔千里無由可達故作誑語邀翁來贈之耳庭訊時我自為翁地無害也王誚讓愈厲不之信翌日官鞫王王稱寃呼盜証之盜熟視曰誤矣乃立釋其罪王往掘果得金為之

納橐餽焉越載餘援赦出王返其金且規以  
大義盜為之感動痛改前非卒成善士